

春天的 彷徨

文 / 艾伦

编者按：加拿大大华笔会 2022 年“春”主题征文于 4 月揭晓，上期已刊出征文佳作专辑之一，本期继续刊登征文佳作专辑之二。感谢《高度》周刊对加华笔会征文活动的支持。

看着王珊珊一脸倔强、仰头不语的样子，刘爱玲知道这又是一个个难管的茬儿。她在关爱青少年成长基金会已经接触过几位类似事件的主角，性格上都是比较偏执。“仰头婆娘低头汉”，奶奶的话总是那么应验。

王珊珊是从国内直接考上加拿大的大学，说明成绩还是很优秀的。可是不知怎么回事，最近一段时间同父母突然就断绝联系了，拒接父母的电话和视频。父母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，恨不得马上插翅飞越万里长空来找她，可是因为疫情，签证成了问题。由于担心孩子的安全问题，无奈寻求社会力量的帮助。关爱青少年成长基金会收到家长转来的这一消息后，立刻安排了经验丰富的刘爱玲跟踪此事。

现在正是温哥华的春天时节，确切地说刚刚进入春天。小树上冒出了一圈圈的绿芽，风儿已经从冬天的冷硬转为春天的温软。小草还没完全返青，但也有等不及的早樱悄悄爬上了枝头，粉嘟嘟的。在人们不经意间抬头，“呀”地发出一声惊叹，感慨着“春回大地、万物复苏”的光景时，那早樱就偷偷地笑了，花枝乱颤。春天总是那么令人愉快的，可王珊珊的事让刘爱玲无暇顾及这春光的美，尽管她和王珊珊一样正处在春的大好年华。

找王珊珊着实费了很大的劲。电话不接，短信不回，刘爱玲只好和关爱基金会的另两位成员到她学习的大学里寻找。几经周折，核实了多日，好不容易找到、见面了。

菲莎文萃 第 87 期

总顾问： 庾弦
顾问： 林楠 沈家庄 微言 程宗慧
主编： 冯玉
副主编： 陈良 刘明孚 靖莲英
编委： 林丽萍 周保柱

加拿大中华诗词学会 联合主办
加拿大大华笔会

“我没事。请你们以后不要再来找我，也不要把我的讯息对任何人讲，尤其我的父母。”说着就要离开。“珊珊，你知道我们是花了多少时间、跑了多少地方才找到你吗？我们都是义工、是纯粹的爱心奉献，请你尊重一下别人对你的付出，好吗？”最后一句话，似乎起了点儿作用，王珊珊刚迈出的脚步，停了下来。“不管你同父母有多大的意见，起码应该让他们知道你的安全。”王珊珊转过来身子，对刘爱玲的话似有所思，但很快就回应道“是他们毁了我的生活，我想他们是不会管我死活的。”“你、这、那有这么说父母的？你母亲急得吃不下饭、睡不着觉，都要住院了。”王珊珊的身子略微抖动了一下，口气有些软了下来，“那是他们自找的，你不知道我的具体情况……”“什么具体情况？”另一位志愿者迫不及待地问道。刘爱玲看王珊珊面露难色，便示意那位志愿者不要再问，转脸对王珊珊说：“这样吧，咱俩到附近的咖啡屋坐一下，我的两位朋友还有事，他们要走了。”另两位会意地离开了。

由于是上班时间，咖啡屋闲坐的人很少。在一个私密的角落，王珊珊时断时续地讲述了同父母的矛盾。她的父母都是市里有头有脸的人物，母亲是财政局的副局长，父亲是常务副市长。她从小就生活在蜜罐里，只是同父母相处的时间太短，是保姆阿姨陪着长大的。母亲发现她谈恋爱还是校长在一次饭局上，讨好般地母亲说“请注意一下女儿的学习，别因为恋爱分神”。母亲特别恼火，连夜对她进行了“审问”和说教。末了，还不忘提醒她一句“以后多长个心眼，谁知道有没有想借机攀附你爸权

势的？”“切！”王珊珊不屑地在心里反抗着。第二天学校就把那个男孩子调到了另一个班，她对母亲充满了恨意。

恋爱容易，分手却十分痛苦，尤其男孩子知道是她妈利用手中的权利调换了他的班级后，对她心生芥蒂，愤而不理。她只想离开父母，越远越好，这倒符合母亲让她出国开眼界的想法。她把主要的心思都放到了学习上，最后竟被加拿大两所著名的大学录取，她选择了目前这所排名靠前的大学。后来听说那位男孩子高考失利，没有进入梦寐以求的清华、北大，只进了个三本，这让她更加心生愧疚，对母亲的怨恨又多了一层。

这里的大学宽进严出，她不免在学习上有些吃力。而母亲在国内闲暇时会跟她视频或语音，不是教导式的说辞，就是刨根问底地“关心”她的学习。她觉得跟母亲之间越来越没有共同语言，后来她的回复基本成了应付，再后来一接母亲的电话，居然有种成了负担的感觉。

让她真正爆发的还不是她的母亲，而导火索居然是她那难得见一次面的父亲。她到了温哥华一年后，被一个同乡追求，小伙子也不错，读的是商科，据说他父亲在国内也有个不错的企业。俩人处了段时间，感情很深，开始谈起了毕业后双双回国创业、结婚的事。这次她没有瞒着父母，和盘托出。虽然父母未置可否，却字里行间能感觉到母亲对此婚事并不满意。但无论如何，王珊珊觉得这次绝不再妥协，一定为自己做回主。她接受了男孩子在校园里、在众目睽睽下惊喜又浪漫的求婚，并且很快住到了一起。

为什么会说到父亲呢？因为父亲一向仕途看好，晋升市长或书记的呼声很高。但前些日子由于受省里一位落马高官的影响，父亲被安排“晋升”为政协副主席。这一变故，不但令母亲唏嘘“门庭冷落鞍马稀”的局面，而此事居然直接影响到了王珊珊的恋情。未婚夫向她提出了分手，他的话令她震惊不已。原来他以前是有女朋友的，是他父亲逼他放弃前任，追求王珊珊的。父亲说是为了家族企业的利益，以后依靠王珊珊父亲这棵大树好乘凉。谁知道现在她父亲被提前踢出了核心层，那这位未婚夫就没有必要再委屈自己了。“啥？委屈自己？”王珊珊扬起手，恨不得立马给他一个大耳刮子，但还是忍住了。

此事极大地刺伤了王珊珊的心，她想父母怎么对她的影响无处不在呢？陈年旧事一桩桩放电影似的，搞得她身心疲惫。她把自己包裹起来，再不愿意同别人交流，似乎有些抑郁。而这一切都是父母造成的，她对父母充满了恨意，她要逃离他们。她想想方设法同父母脱离干系，当然最直接地就是不再联络，她正走向极端。

“逃离只是暂时地回避，能起到什么作用呢？”刘爱玲见王珊珊已经陷入到固步自封的圈中，为其感到惋惜和痛心。“走自己的路，没错！我也很赞同。但这也不能以同父母断绝联系为前提啊？你知道有父母关心或父母健在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吗？”王珊珊对刘爱玲后面讲的这句话没听懂，说的啥嘛？没头没脑的！但出于尊重，她还是继续听了下去。

有个小女孩从小跟奶奶长大，很是调皮。工作繁忙的父母难得回来见次面，可是，她不是把妈妈的衣服弄脏了，就是把爸爸的公文包弄翻了。爸爸作势要打，奶奶就护住了，奶奶很宠爱她。她的性格有些像男孩子，还经常在学校里跟同学打架，弄得老师也很头疼。这个女孩的美好时光



终结在了十岁那年，家乡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大地震。当时，她本来已经逃出了教室。可她的脑海里突然一闪：怀孕的老师怎么办呢？她没有丝毫的犹豫，转身往后跑。等她同老师一起刚跑到门口时，瞬间被轰塌的房屋埋在了废墟下。后来她的一条腿截了肢，老师的孩子也流产了。她的家人在那次地震中无一幸免，她成了孤儿。比起身体的伤痛，她很后悔，她没有好好的对待父母，甚至没有好好地叫一声“爸、妈”。她调皮地弄乱爸妈的东西，实际上只是想引起父母的注意。劫后余生的老师收留了劫后余生的她，视如己出。后来还供她出国留学，她也对待养父母如同自己的亲生父母。

“再后来呢？”王珊珊已经沉浸在故事中。“再后来，女孩勤奋学习、积极参与公益活动，传递正能量，做起了关爱青少年的志愿者。”“噢，那你？”王珊珊惊讶地望向刘爱玲。“是的，那女孩就是我。”刘爱玲说着挽起了右边裤腿，赫然是义肢。“对不起！”王珊珊有些不好意思地看着刘爱玲。“我已经习惯了。我很感激我的养父母，他们比我的亲生父母还关心我。但我还是忘不了自己的爸妈。多少次梦里，我都哭出了声；多少次我想，要是能再叫一声‘爸、妈’，那该多好啊！”

看着刘爱玲泛着泪光的双眼，王珊珊也哽咽了，“姐，谢谢你的分享，谢谢你对我的关爱。我现在就去给我妈打个电话。”说着，站起了身。“嗯，好的。有事你可以随时联系我，我也马上走。”刘爱玲看着王珊珊青春靓丽的背影走出了咖啡屋，步子是那么地急切，身体充满了活力。她的心底也有无数的细浪在翻滚，“我也要给我的养父母去打个电话了，他们就是我的爸妈。”压在刘爱玲多年的梦境一下子释然了。当她也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出咖啡屋时，室外正霞光满天，春意盎然！



作者简介

艾伦 (Aaron)，写作、诵读、话剧演员。加拿大大华笔会副会长、加华作家协会、加中诗词学会成员、“诵读时光”平台发起人。文章、诗歌、散文等常见于报媒刊物。曾在多部话剧中饰演不同角色。

点评

立意好，以春喻芳华，彷徨比作年青人在人生初始的趑趄踉跄。结尾出其不意，以青少年辅导员身份的现身说法劝谕初入世的少女，颇有戏剧效果。（终审评委王志光）

撒库拉，撒库拉

文 / 习军



他知道“撒库拉”是“樱花”的意思。“撒库拉”是日语さくらの音译。他是学日语的，所以他知道。

他学日语是 15 岁开始的。那年他所在的中学获得了一个名额，他被选上了。走前班里给他开了欢送会。开会前老师告诉他说，这次人家到咱们这里招生，是秉承着面向农村的政策来的。咱们要争气。他交的那张一寸照片是他专门去到镇上，在一家照相馆照的。在他的印象中，那是他第二次照相。那张照片他现在还保留着，那是他从学生证上揭下来的。照片中的他一脸的青涩，略显黑瘦。

父亲把他送到了学校。父亲扛着被褥行李，爷俩坐着长途汽车。没有住过校，但是他并不担心，反而，他的内心充满了对以后生活的种种幻想。

进校开学后，他被编进了日语专业。日语专业只有一个班，25 个学生。第一个星期回家时，他跟家人父母说了他被编进日语班，学日语。爸爸听了后很别扭。

村子不远处有条大河，叫做“大清河”。大清河很宽，但不深。清清的河水终日不停地流着，哗哗的。小时候他常跟小伙伴们一起来到河边，在河里捉鱼、游泳。大河的两岸是大片的农地。大河两岸流传着这样的话儿：“早了收蚂蚱，涝了收蛤蟆，不早不涝收碱疙瘩。”

大清河水哗哗地流，从春流到夏，从夏流到冬。冬天农闲，这时人们总要到河边一带去挖河。在一次挖河时，人们挖到了一大片尸骨。村里的老人们聚拢过来，蹲在现场仔细观察了一番，最后他们做出了结论：那是被日本鬼子杀害的乡亲们。

万人坑的旁边修建起了纪念馆，万人坑被覆盖在了馆内。馆前是一片小空场，水泥砖码的地，形成一个停车场。一天，又来了一个日本访

华团，团员们从旅游车上下下来后先朝卫生间走去。这时闻讯赶来一个人，他快步跑在访华团员们的前面，赶到了卫生间，把卫生间的门锁上了。团员们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。导游赶到后，那人激动地说：“就不让进！憋死这帮王八蛋！”

他就是这位同学的爸爸。纪念馆建起后，里里外外有不少事需要有人做，他爸爸就被安排了来做事，但平时地还是要种的。儿子被选去学外语，当爸爸的很得意，但是听说了儿子学的是日语，心里很别扭，他很纠结，为什么要学它鬼子话！他的姐姐，也就是孩子的姑姑，就是在逃难中饿死的。

班上一共有三个老师，一个男老师，两个女老师。男老师是刚从北外毕业不久的年轻人，两位女老师不很年轻，学生们不知道他们是哪里毕业的。

25 个人，上课时分成两个小班。教他们小班的老师总是笑眯眯的，好像总是在讲故事一般，每次站在讲台上朝大家说“请坐”的同时，总还要向前欠欠身，弄得好像鞠躬似的。

“春天来了，小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，到处开满了鲜花……”这是老师自己编写的课文。

这位老师经常教他们唱歌，课上唱，课下也唱。唱的时候，她总是让同学们随便坐、随便站。大家在课桌间有坐有站，她在中间带着大家一起唱。

“撒库拉，撒库拉，
弥生の空は yayoi no sorawa。”

老师告诉他们，这是一首日本民歌，这歌词的意思是“樱花啊，樱花啊，暮春三月天空里……”。大家没有见过樱花。老师告诉大家：“以后，嗯，以后你们一定能见到樱花。”

老师走过去在黑板上画了一枝樱花。听着老师的讲解，他的脑子里出现了春天，一排排的樱花树上开满了烂漫的樱花，白色的、粉色的、浅红色的，如云如雾如海；树下，日本女人穿着和服、木屐，抬头看着樱花；春风中弥漫着笑声，还有淡淡的樱花香。……

忽然他前面的女同学扭过头来抬头看向了他，对他微微一笑，同时伸手拉了一下自己的辫子。他意识到，他的肚子顶在前面的椅子背上，那位女同学的辫子被他的肚子压住了。他不好意思了。

老师带他们排戏，样板戏“红灯记”里“赴宴斗鸠山”一场。老师让他演那位伍长。整场戏里他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先走到台上看看餐桌，然后再走到客厅门口大喊一声：“李师傅，请吧！”

他们到养老院去演出。老师给他们化妆，在他们的脸上抹上油彩，给他打上领带。那是他第一次见到真的领带，老师的手在他的胸前给他系领带，忽然他想到了他妈妈把做好的新棉衣给他穿上让他试试时的情景。



冬天，学校组织拉练。走了一天，晚上，老师来到女同学们的住屋，帮她们烧热水洗脚。她拿出随身带着的缝衣针，给她们挑开脚底的水泡。

白天行军，停下来休息，他坐在路边的大石头上，摘掉棉帽子，让风吹着头上的汗水。一位女同学从旁边走过：“戴上帽子！别冻着！”

他抬头看去，那是他压住了辫子的那位女同学。他忽然觉着她就像他的姐姐一样。

冬天变成了春天。春天，变成了夏天。夏天变成了秋天。

又一个春天来到时，一艘客轮从大海上缓缓驶来。第二天，报纸上出现大字通栏标题：“日本青年友好访问团抵埗我市”。在码头上的欢迎人群中，有他们日语班的全体同学，他们被市政府安排去做翻译，随着那些日本团员他们一起住进了宾馆。

一天晚上，在宾馆的一个活动室里，他们与日本朋友们一起搞了一次联欢会。在联欢会上，他们与日本朋友们一起唱歌，他们一起唱了《樱花》。“撒库拉，撒库拉，弥生の空は yayoi no sorawa……”日本朋友

们听到他们用日语唱这个歌时很是惊讶，更是惊喜。他们说：“你们的日语口音很地道。你们还会唱这支歌，我们没有想到。”

秋天变成了冬天，冬天变成了春天，……。又一个冬天就要来到前，他们毕业了。朝夕相处了四年的同学们被分配到了不同单位。全班同学到照相馆拍了大合照，然后，大家就分手了。

很多个冬天过去了。

他的人生道路让他走到了加拿大，走到了温哥华。在温哥华，他定居了下来。

他不常回国。但是他知道，大清河的两岸已经不一样了。父亲虽然岁数大了，但还学会了用手机，爷俩常常在手机上视频。在手机上，他看到了大清河的两岸已经建起了高楼、商场、街道。夏天的晚上，广场上流光溢彩，人们在跳广场舞，唱京剧……

一个偶然的的机会，他与那位女同学取得了联系。那位女同学告诉她她在日本定居了，嫁给了日本人。她还告诉他，他们那位老师其实是日本人，年轻时她来到了中国，在中国读音乐学院，嫁给了中国人。现在已经恢复了她的日本名字……

听说她嫁给了日本人，他心里微微出现一阵涟漪，那是一种说不清的感觉。但是听说他们那位老师其实是日本人，他的心里真的是震动了一下，但立刻那震动就变成了无限的感慨。在那一刻，他的脑子里又一次出现了老师在课堂上略略欠身的姿态，出现了老师带他们唱歌时的情景，他好像又感到老师对着他给他打领带……。他一下子想到了很多很多，一下子明白了很多很多。

春天的温哥华处处繁花似锦，最引人注意的，应该是街边的樱花树。1930 年代和 1950 年代，这些樱花树作为礼物从日本神户和横滨来到了温哥华。现在，它们已经遍布大温地区很多地方。

每年春天，阳光下，一排排的樱花树上开满了烂漫的樱花；白色的、粉色的、浅红色的，如云如雾如海；……

樱花烂漫时，他都会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到樱花树下。他拍照片、拍视频。他把照片、视频发给家乡的父亲，也发给在日本的那位女同学。



作者简介

习军，出生于天津。1978 年考入南开大学外文系。1982 年毕业留校教书。至 1998 年移民加拿大。在加期间做过很多不同事情，但在文化教育领域工作为主。退休前在 UBC 执教 16 年。2017 年成为加华笔会会员。

点评

角度新颖，情节生动，摹状细腻，形象突出，令人印象深刻。在历史与民族的印记背景下，放大了春的含义，内含了一种普世的恒久的大爱。（终审评委萧元恺）

温哥华， 春天里的那首歌

文 / 郭小娟

决意退休后，将手头的工作进行了交接，安排好家庭事理。在三月早春，我登上了飞往温哥华的航程。

没有人送我。偌大的机场，在飞机的轰鸣中震动。我敞开大衣，里面是件羊毛衫，普通款，白色，脖子上戴着彩色种子的项链。一边走，一边左右回头望着熙熙攘攘的人群。有留学生父母的叮咛，有离别恋人的拥抱，有亲朋好友的祝福，有子女们簇拥着老者；当然，也有像我一样提着行李匆忙走过的旅人。仔细听去，低语、兴奋、不舍、尖叫、悲伤。就像一场场情景剧的漩涡，在我周围流淌缠绕。

我站定下来，嘴角苦笑了一下。我们赤条条来到人间，然后就建立了千丝万缕的关系。在这个世界上，除了亲情、友情、爱情，我们还有什么长存心间？如果孤独注定是我的果实，那我就亲手摘下这生命的礼物，将它揣在怀里慢慢品用吧。这时，广播响了：“飞往温哥华的旅客请注意，您乘坐的航班开始登机了，请您……”这广播一遍又一遍，像捶鼓一样敲打着心。我收回目光，慢慢转过身，然后走进候机厅的洗手间。打开龙头，用手捧起一汪冰水，蒙住了眼睛，久久地蒙着……水滴，缓慢而有节奏的垂落，一滴，一滴。

飞机“腾”地一下爬上蓝天，好像吸足了能量，从东半球朝着西半球飞去。旅客们坐定，低着头，小声说着话。面容自信，身上好像洋溢着崭新的自由。从舱窗向外看，苍穹浩瀚，无边无沿。怀着对新的希望和旧的眷恋，我的心跟着飞机七上八下地起伏：临行前将财产留给了子女和母亲，自己揣着三千加元和莫名的勇气，一脚踏入了这个未知的世界。在温哥华一无所有，何处安家，怎样生活？会不会流离失所？像应景似的，飞机抖了一下。我摸了摸衣兜，脑海里不由得响起汪峰的那首歌：“如果我老无所依，请把我埋在春天里。”

飞机摇摇晃晃，我脑袋昏昏沉沉。迷迷糊糊中眼前浮出自己的家，温馨明亮，那种亲密永无止境。少年宫里，女儿在跳舞，我脸贴在窗户上看；足球场上，儿子在奔跑，我在场边大喊大叫。我们一起看电影，去堆满蔬菜水果的集市砍价，手拉手参加毕业庆典，去林间追逐蝴蝶。孩子们笑着，朝前跑着，他们的身影在成长；后面，我的身影在沉浸，在远离……我向他们招手呼唤，而喊声被风吹散。我的肩一下子抽紧起来，感觉如同放弃了呼吸。

猛然惊醒，脖子、胸口都汗津津的。我站起来，抹了抹头上的汗。机舱里一片黑暗，时光仿佛停止了。乘客们都在酣睡，表情平静。我坐下，

触摸着那串彩色种子的项链，像安慰自己似的，鼻子里哼唱着，尾声托着长调，“春天里、春天哩——。”

随着我的歌，机身颠簸了一下。我打开小窗的一条缝，朝窗外望去。飞机已经越过大海，来到阿拉斯加上空。白雪皑皑的大地，寸草不生。一座座冰川险峻嶙峋，在飞机下方流过，破碎成光与影。我不禁抖擻了一下，在座位上挪了挪，调整了坐姿。眼睛牢牢地盯着窗外那随着飞行而变幻莫测的世界。一个语言不通，环境有别，社会相异的陌生世界。梦想与亲情依然紧贴着我。事实上，这转折的春光，不正是自己向往的生活？我突然明白，什么是对孩子的爱。这让我怦然心动，就像那首春天里的歌。

没过多久，突然眼前一亮。辽阔的太平洋“嚯”地展现开来，四处绵延，宛如老天抖开了一面蓝色的绸缎。太阳在海面上映着粼粼波光，飞机似乎畅饮着燃烧的光辉，被灿烂笼罩。这时，广播响了，温哥华正在靠近。不知怎的，我感到她一直在等我，知道我为什么要来。我嘴角露出一丝微笑，听到了树木的新叶在外面炫动。

随着人流走向海关，一眼看到机场中心竖立的印第安人图腾。它展翅，似鹰、似兽、似人，安静地望着，神秘、离奇、遥远，昭示着万物之情。旁边，一个绿色的招牌上，用黄字的中文写着“温哥华欢迎你”。我心头一热。

将长发束起，拖着行李，我迈开了大步。几片奇妙的薄雾飘着。飞鸟，水平着穿过，就像标点符号，回首，转向，翱翔。温哥华，响起了春天里的那首歌……



作者简介

郭小娟，医学博士，医科大学教授。2020年开始文学创作，处女作荣获“第二届海外文轩文学赛”佳作奖。为加拿大女作家协会理事，加拿大大华笔会会员，海外文轩作家协会会员，加拿大话剧团编剧兼演员。

点评

梦幻与现实交汇，在飞机颠簸出现的朦胧之中，对往昔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憧憬交替于现实与梦幻之间，走上移民之路的决绝化为春天的那首歌。（终审评委王志光）